

神农城迹

2024年10月14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:郭亮 美术编辑:王玺 校对:马晴春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@163.com



见山

赵鹏飞

大巴车慢慢减速。有人指着窗外大声喊:“快看,前面就是大石围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来,一时没搞懂“大石围”究竟是什么东西。大巴车靠边停下,一脸迷惑的我跟着采风团的朋友下了车,才知道眼前这条江是湘江,江边那座小山就是大石围。

严格说来,大石围算不上“山”。我的故乡周官桥,也属于丘陵地带,儿时觉得高不可攀的那座山,名叫碧石岭。多年之后重回周官桥,才发现碧石岭与我在他乡见过的真正的高山比起来,确实算不上“山”,怪不得名曰“碧石岭”而非“碧石山”。眼前的大石围,郁郁葱葱,却没长什么大树,唯有任性的灌木和倔强的野草暗地里较着劲。若论高度,大石围可能还不到碧石岭的肩膀。当地的朋友却很认真地说,大石围是这一带最迷人的山,站在大石围的最高处,可以看到风平浪静的湘江,还可以看到江中有座很像大象的石头。

好吧,山不在高。大石围能声名远播,总有它的过人之处。本想登上大石围,体验一下朋友所说的“迷人”,无奈气温太高,大家也都怕中暑,我也只得作罢。朋友安慰我说:“站在路边,也能欣赏美景呢。”

江边的这条马路并不宽,临江处却架了护栏。凭栏望去,湘江从看不到尽头的远方款款而来,又静悄悄地躲进大石围身后。江水是那种深得不能再深的绿,仿佛有谁将天空的蓝一股脑地倒进了江的怀里,要让那些绿更加神秘更加难以形容。一只白鹭扑腾着翅子飞离水面,像是江中的某团绿伸出手来举起了它。朋友说,很多新人喜欢来这里拍婚纱照,端午节时还有龙舟赛看。

我的脑海里顿时浮现两幅截然不同的场景。大石围的右侧,江水如缎一路铺陈。江畔,绿的草恣意生长,红的花尽情绽放。一对新人手拉手站在草地上,西装革履的新郎深情地凝视着他的新娘,穿着雪白婚纱的新娘满脸羞红欲说还休……摄影师站时站时,时时进时,耐心寻找着最佳角度。大石围的左侧,鼓声、号子声、加油声一浪高过一浪,江水犹如沸腾,一群龙舟正你追我赶奋力往前冲,威武的龙头高高昂起,整齐划一的桨片在水面跳着节奏明快的舞蹈……

大石围所属之地,曾是靠水吃水的商业重镇,民国时属醴陵县管辖,据《醴陵县志》记载:“水运出入之孔道,凡属县产货物,外来商品,鲜有不从此经过者。”古镇有远近闻名的老街,明清时期有“小南京”之称,当年的热闹,和如今大石围的龙舟竞渡相比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在历史的一望无际里,沧海桑田不过须臾之间。老街咀嚼往事的时候,古镇正在焕发新的生机。骄阳之下,湘江绿得不顾不顾,并不巍峨的大石围,任由江水在它的脚下奔腾嬉戏,它可能并不想和这世间任何山峰一较高低,它的存在无需任何溢美之词。我们看见了它,它看见了,我们,足矣。

映照着天光云影的湘江,继续多情地流贯株洲全境,从石峰区的清水塘直到深口区最南端的朱亭,途经一个个人文风景地:凿石浦、花石茂、空灵岸、龙船港、三门、昭陵、昭陵滩、深口、朱亭、晚洲……古往今来,回响多少名人的咏叹和赞美!唐人杜甫乘船于这段水路上,曾留诗九首;清末民初的“龙阳才子”易顺鼎,于1896年春乘船从长沙到湘潭再到株洲的朱亭,为株洲就写下十余首诗。

隶属于深口区南洲镇的昭陵和昭陵滩,是一个享誉久远的名胜地,自然载之于史乘,录之于诗文。

(一)

供职于本地湖南工业大学的彭雪开教授,又是著名的地名学家,他在《湘湖地名纪事·昭陵》中写道:“昭陵在湘东一带,自古有名。‘镇北有滩,昔有马援祠。五代楚氏尊伏波将军马援为昭烈英王。’这里就叫昭灵滩,得名当在五代。南宋诗人乐雷发《昭陵渡马伏波庙》,已把‘灵’为‘陵’。明代称昭陵滩,明初置昭陵驿,正德年间迁别处。清置塘汛,属醴陵县,1952年置昭陵镇,1953年底镇入洲坪乡……1959年划至株洲市郊区,1965年划至株洲县。”到了2015年撤乡并镇,洲坪乡及南阳桥乡合并为南洲镇。而株洲县早几年也变成了株洲市深口区,昭陵街市则隶属于南洲镇昭陵居委会。

因昭陵地处湘江中游的东岸,便成了著名的水运大码头,临江古街店铺林立,赫然成为物流的集散地。在清末民初时,店铺达三千六百余家,故民谣唱道:“若知昭陵城,胜似长沙郡,要知街多长,三千六百铺,还除蒸糖打豆腐。”而她的地理格局及美丽风光又别有系人心处:“昭陵的地势,有点特别,一面是宽阔的湘江,一面是长条形山岭,这山岭起伏延绵,像巨龙在昂首飞奔。它的尾端,两边是河流,中间有一宽达半里,长约二里的大沙洲。沙洲末端原有一座古庙,叫冲真古观。”(彭雪开《湘湖地名纪事·昭陵》)这山名皇古山,这滩名昭陵滩,这街名昭陵古街。

清道光三十年(1850年)进士何拔秀,湘潭人,在他的《梅荫山房诗草》诗集中,有一首《昭陵道中山行》:“断续峰峦自迤迤,排空苍翠削难成。攀萝一径蜿蜒入,人在山云顶上行。”满目苍翠,云蒸霞蔚,如世外桃源。

(二)

昭陵滩在街市北端,古人称它为“十里长滩”,“逢秋冬水落,滩石便参差露出水面,旧时设专人引舟放滩,谓之‘滩子’。(注:‘滩子’,即引航员。)清乾隆二年(1737年)有衡山国学生茹恭捐金千余,凿石、立标,以利行舟,足见滩势之险阻。”(《湘潭历代诗词选》)清代康熙二十六年举人张文炳,字质夫,曾与友人到此,写有《昭陵滩(二首)》传世:

十里长滩走白沙,临流岸树老欹斜。

源高棧似银花落,屋险人如弱水家。

鸣鹭四时冲雪浪,蛟龙三月舞桃花。

陵原欲弔知何代,菜语篙声自古哗。

昭潭清绝冠长沙,来往昭陵日未斜。

又棹划儿飞涉险,一篙渔父稳安家。

马迁游迹推湘水,杜甫诗才老岸花。

最是月明风定夜,数声横笛静喧哗。

注:马迁即司马迁。

与张文炳同时代的另一位举人张贻,步原韵唱和二首,名曰《昭陵滩次张质夫原韵二首》,且录于下:

江头落日照平沙,岸曲帆帆带影斜。

拨刺鱼惊知石碛,依微火聚认山家。

一舟危渡如天上,双桨轻摇送浪花。

险绝不须惊浪涌,蛟龙眠处静无哗。

注:浪涌,指长江险滩浪涌。

石滩嘈啜走白沙,帆帆带夕斜。

水村历乱分渔火,野岸参差见酒家。

渐漫狂澜吹竹箭,嵒岈怪石覆江花。

相夸此地风涛急,问渡舟人夜尚哗。

这四首诗勾勒出昭陵滩昔日的奇异景象,以及来往船只的繁忙,船家、“滩子”的辛苦,商人、游客的惊叹,是一幅颇具烟火气的风俗画。

(三)

上世纪九十年代晚期,我应邀人之邀,曾来昭陵古街游走,龙王井、欧家码头、昭陵老码头、伏波庙引人注目,还有冰厂、刀剪厂、供销社、影剧院及一些打豆腐、蒸糕的手工作坊,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。古街上的居民从事着各种职业,怡然而乐。我曾走访过一些“靠水吃水”的渔民,特别感兴趣他们对昭陵滩火烧鳊的钟情,在下霜的夜晚划船到滩头去钓鱼的执着,不仅仅是为了生计,更是为表达一种对乡土的热爱。后来我写成短篇小说《火烧鳊》,发于《钟山》2000年第3期。今年仲秋应网上“文学湘湖”友人之邀,重新订正,易名为《昭陵滩》再行刊发。

在昭陵滩周围的水域中,生长着许多品种的鱼,鲤鱼、草鱼、鲢鱼、梭子鱼、鳊鱼、鳙鱼,火烧鳊是此中的上品。火烧鳊又名胭脂鱼、黄排、木叶鱼,为鲤形目胭脂鱼科胭脂鱼属,主要分布于中国长江的干支流及附属湖泊。幼鱼体色为银色和淡紫色,发育成熟后,体色变为淡红、黄褐色和深褐色,且在吻端至尾鳍基区间有一条猩红色的宽阔纵条,很美。

刚回昭陵三十余年后,我于今秋重访。

昭陵古街还在,正从乡村振兴的蓝图上走向日新月异的生活氛围,将变成本地特色购物街、汉服网红打卡街、水上小吃餐饮街。

昭陵滩呢?沉入了深深的碧水之下,“蛟龙眠处静无哗”。株洲航电枢纽于2006年竣工,大坝拦河,水位升高,昭陵滩昨日的故事,将写在今日文旅打卡地的导游图上。

火烧鳊还在一代代繁衍,当游人站在江边,或坐在游船上,会欣赏到它们瑰丽的身影、轻盈游弋的姿仪。那沉入江底的昭陵滩,便是火烧鳊永恒的家。

也许不久后,游人乘船夜钓火烧鳊,会成为一个奇妙的旅游项目。正如我在小说《昭陵滩》中,写主人公宋二老官夜钓的情景,“他所有的心思,随着吊钩,缓缓地沉下去,沉入一个静如远古的地方。在一片浑然中,无数紫红的火烧鳊翩然而至,无拘无束地嬉戏,一如久别重逢。”

昭陵·昭陵滩·火烧鳊

聂鑫森

满:“悄悄地我走了,正如我悄悄地来;我挥一挥衣袖,不带走一片云彩。”

(四)

我在清水塘完成搬迁后的某日,重新踏入霞湾港。风从河岸温婉而来,水平且净,犹如一面铜镜新磨而出,倒映着安谧的蓝天、闲适的白云与两岸的苍碧,我似乎蓦地站在了苏州的某个娇媚小镇。向河面探头,能照出风中凌乱的头发。大些的鱼依旧没有踪迹,但有几点黑影怡然不动,我咳嗽一声,黑影似尔远逝,便知晓是一些重获新生的小虾小鱼了。岸上铺展着高低低的樟树、雪松、草皮,一望无际,蔚然成林,绿意也弥漫在无尽的丛林里。

陪同的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指挥部负责人告诉我:这个滨滨公园占地210亩,原本是清水塘的废渣场,堆放了近200万吨废渣。而今通过固化、无害化处理,种上了花草树木,成为清水塘人晚饭后最爱漫步的休闲之所。霞湾港为何清如许?几年前建的工业污水处理厂,将沿港各种排污口的污水截流,深度处理后再无害排放;港底被重金属污染的淤泥,在污染企业关停后也被全部挖出,脱水稳定化处理再安全填埋。如今港中不仅清澈如初,而且再无重金属排入湘江。关停污染企业、治理修复环境的同时,还通过转型升级,引进新材料、新能源和环保装备等新兴产业,实现产业集聚,形成科技创新、工业文化旅游休闲、口岸经济、临山居住四大板块……

我频频点头,却对清水塘昔日的荣光不无惋惜。负责人笑了:清水塘正在规划建设工业遗址公园,总面积约3500亩。公园会保护这里的工业历史文化价值,留住株洲人的美好记忆;甚至还会保留一两根斑驳烟筒,作为观赏的景观,让工业遗迹与现代文明碰撞与辉映。

迎着一片袅袅升腾的白云,我在负责人的指点下,登上了已改作他用的株洲化工厂办公楼楼顶,仿佛登于泰山极顶,全新的清水塘瞬间涌入眼底:北去的湘江绿波荡漾,飘飘如带,“绿心”九郎山手擎蓝天,容颜焕发;满眼林木苍翠,绿地似茵,簇新的街道与楼宇无声隐在绿海中;一座绿意拥覆的生态科技文化新城,像幽谷逢春的竹林,正在脱胎换骨,拔地而起。

我依稀看见了75年前那口澄碧水塘的身影,又似乎听到了这座新城拔节生长的清脆声响,如饮一壶佳酿,沉醉良久……

(三)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洪钟大吕之音,2013年开始犹如阵阵春雷,铿锵撞击株洲大地。“让绿色成为株洲最鲜明的底色,还株洲一弯真正的‘清水塘’,还湘江母亲河一江碧水”,成了株洲人豪气喷涌的心声。壮士断腕的举措之一——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进程,像一幕波澜壮阔大戏的开演,随即拉开了序幕。

“关、停、并、转”,一声声急促的号令传来,生产玻璃的旗滨集团株洲基地插入云天的烟筒,第一个轰然坍塌,化为满地齑粉。随后,昊华化工、中盐红四方、株冶集团等一座座高炉的火焰渐次悄然熄灭,261家中的其余企业或彻底关门,或在市内外勘定新址,黯然离开了清水塘。或许,有一首诗在这些曾经辉煌的企业心中水一般流

满:“悄悄地我走了,正如我悄悄地来;我挥一挥衣袖,不带走一片云彩。”

我的株洲 我的工业乡愁

清水塘访清

张雄文



清水塘城市公园一景



株洲清水塘地区究竟因哪一口塘而得名?在偌大的株洲,即便耄耋老人,恐怕也答不上来了。

这口塘应该早已被抽干、填平、夯实,连同它四周缀满野花野草的15.15平方公里土地一道,化作了一座座次第耸峙的厂房地基,成为株洲日益漫漶的市区一部分,承担起振兴新中国工业的神圣使命。

(一)

这口塘当年一定有着朴野的澄碧。75年前,新中国成立伊始,株洲还是刚从湘潭划出的一个无名小镇,一页纯白的纸张等待绘上五彩图画,这口塘定会用温软的波纹拥抱着第一代建设者们兴奋而忙碌的倒影。我能想象出它当年的“清”,有如柳宗元笔下永州荒野的小石潭:“下见小潭,水尤清冽”“青树翠蔓,蒙络摇缀”“潭中鱼可百许头,皆若空游无所依,日光下澈,影布石上”。

这口塘献身身后,将“清水”的芳名留给了这片并不宏阔的热土,也带来了春天般的蓬勃生机——261家冶炼、化工、建材、火力发电等大中型企业,诸如五矿株冶、中盐株化、智成化工、旗滨玻璃和电厂、钢厂,在这里生根、萌芽、生长和壮大,像一株株幼苗破土成长,最终负重竞上,入云凌霄,又渐渐千峰成峰,汇聚为蔚郁的森林。这片葱郁的林海里,一度工人总数超过5万,年创产值400亿元,占株洲工业总产值的30%,累计上缴税收500亿元,创造了100多项全国第一。株洲这座火车拖来的新城,也因之而繁荣、富庶而后来居上,成为紧咬省城长沙之后的湖南第二大城市。

一个老株冶人在落霞的余光里向我喃喃回忆,仿佛又回到了一个真实的梦境:“那时,株冶效益好,员工每个月都能拿到奖金,我们的奖金有时比工资还多。厂里福利也好,过年发鱼发肉,夏天发绿豆白糖,厂里自制的雪糕冰棒,按时发工作服、手套和肥皂等劳保用品。你不知道,那时候发的翻毛皮鞋,穿在脚上特别暖和。”

一波接一波从大学校园来株洲的毕业生,寻缝觅隙要求到清水塘工作。至于具体是哪家企业哪个部门,早已不重要了,因为每一处都是熊熊红旺的火塘,火光能映照半个株洲的天空。

(二)

谁也没想到,清水塘有一天会成为“浊水塘”。日渐耸立成林的烟筒里,一条条黄龙或黑龙摇晃着身



20世纪70年代拍摄的清水塘老工业区一景



俯瞰昭陵街市